



# 瞿曇佛陀傳

中村元著  
王惠美譯

(續上期)

## 第三章 求道

### 1 頻婆娑羅王的會見

依據南方佛教的傳說①，釋尊出家後的第七天，即來到當時最強大的摩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在那裏實踐了托鉢之後，並且向人們打聽這都市的出家者的住處。於是，他們回答說：住在邦羅瓦（Paṇḍava）山的東面，他遂到了那裏去，同時，頻婆娑羅王也派人去探詢釋尊的姓氏，並且，想要使他打消出家的念頭。可是，釋尊却辭謝了他的這番好意，而去訪問那兩位有道之士。瞿曇出家不久，便到過王舍城，是具有充分理由的。當時的摩竭陀國，大概是最強大的國家，因為王舍城就是它的首都，所以，可以說是來到了當時新文化的中心地區。王舍城是被呼為都市的，邦羅瓦山是王舍城的五座大山的一座。當時的國王是頻婆娑羅（Bimbisāra），就這位國王的社會階層來說，當然是王族②，但是他被稱呼為大王③。

王舍城（Rājagaha）是被山所包圍的地區。現在是叫做 Rajgir，位置是在從卑哈爾州的首都巴特那約六十哩的東方。現在已經趨於荒廢，而且一面已是草木長得很茂盛了。但是，以這裏來作為國王的都城，是非常適宜的，因為這是一處要害之地，北側的溪谷，有一道小河流，就在這附近地區，有一道城門，這地方的人們會說釋尊就是從這裏出入的，一旦封閉了那道城門，就難以

攻破，所以，王舍城是各國在對立而互相反覆的戰爭時期，以之作爲都城，確是很適當的。可是，摩竭陀國漸漸的強大起來，而且沒有受到他國侵畧的恐懼的時候，王舍城却不適合於作爲都城。所以，到後代摩竭陀國的首都，便遷移到水陸交通要衝的婆多利弗多羅（現在的巴特那），但這是後來的阿輸迦沙多羅王之子宇羅恩王④的時期。可是，在釋尊時代的王舍城，是摩竭陀的首都而繁榮的，由於被呼爲「摩竭陀的最大都城」⑤。說不定也許是當時印度第一的繁華都城。在『斯多尼婆多』經典裏，那頗爲古老的一部份，⑥便有一短篇⑦會敘述：釋尊來到王舍城的情形說：

「先覺者的釋尊，是如何而出家的呢？他是怎樣思惟焦慮而高興的出家呢？我來敘述關於他出家的情况：

「在家的生活是非常的狹窄，而且感到心裏煩悶，又是充滿着塵囂的場所。可是，出家之後，便會認爲是海闊天空的境界，而沒有煩惱」。

出家之後，離開了身體上的惡行。還捨棄了語言上的惡行，而完全的澄清了生活。醒悟了之人的佛陀，去到摩竭陀國的首都，被山所包圍的王舍城。具備卓越思想而相貌美好的佛陀，是行持了托鉢而到那裏的。

摩竭陀國王頻婆娑羅，登上高殿而看見他，具備相好莊嚴的他，遂向侍臣們這樣的說：

「你們看看！這個人吧！端嚴而很高尚，又是清淨的，還具足了一切善的行爲，他只是看着眼前而行進」。

他把眼睛向下，而且望得非常的注意。這個人，好像是上流社會之家出身的。國王的使者們呀！快出去追趕這位修行者，究竟要去到那兒呢？」

所謂瞿曇把「眼睛向下，而在注意的行進」，是順從當時的出家遊學者的一種規矩。他們的注意力，簡直是連路上那毫無足惜的小蟲，也不願踏死那樣的在注視着道路上，而在留心的走着。這在波羅門教的法典和耆那教的戒律上，也都是有規定的。「因為要完全保護生物，所以日夜在平常或是身體有痛苦的時候，也都必須要一面清查地上有無生物，而一面的巡行着」（『摩虞法典』六·六八）。

國王所派遣的使者們，就追在他的後面——心裏想道：「這位修行者，是要去到那裏呢？他又是住在那裏呀？」

他是控制着各種的感官，而仔細的堅持者，他有正確的自覺，一面留心自己的修行，一面又向每家乞食，而且很快的就滿了他的鉢盂。

聖者佛陀，結滿了托鉢，走出了那都市，到了城外，在赴邦羅瓦山的途中——他大概就是住在那裏的山上。

看了接近於瞿曇的住處，於是，許多的使者們，便靠近了他。而且其中的一個使者，便回到王城向國王報告着：

「大王呀！這位修行者，是住在邦羅瓦山前峯的山窟中，很莊嚴而坐禪，在思惟着」。

國王聽完了使者的話，立刻乘上了壯麗的車子，急忙的趕往邦羅瓦山的地方。

這位國王，坐了車子，趕到車不能到達的地方，便下車步行着，及到接近於聖者的身邊便坐了下來，然後，國王很高興的問候着。互道寒暄之後，並且說道：

「你是年輕而富有青春氣派的人，是在人生開頭的青年。容姿也是端麗的，你好像是出生於高貴的王族之家。

請你整頓猛象之羣，作好先鋒的精銳軍隊，我願將財寶交與你，請你享受這些吧！我想要探問你的出身。請你告訴我吧！」

瞿曇聽了就說：「國王呀！在那邊的雪山——喜馬拉亞山的中腹，有一個民族。從往昔就是僑薩彌羅國的住民，具有財富和勇氣。關於姓氏，便是太陽的後裔，至於種族，便是釋迦族。國王呀！我就是從那個家族而出家的。不是為了要得到欲望，而是看到在諸多的欲望之中，却有患難；又知道出家離欲是安穩的，為了實踐修行本務，應要精進！我的心就是以此為樂的」。

在這裏所描寫的瞿曇，從詩文以及註釋的文字中，看起來似乎是成道以前的釋尊。

如是，就在這裏提出這位還未證道以前的瞿曇來作為問題，那麼，不稱呼他為菩提薩埵，而稱呼為佛陀的情形，好像是很有些矛盾似的。大概在此處所稱呼的佛陀，也許只不過是「覺醒之人」的意思而已。那也可能解釋為尋求真理之人。理斯·麗偉珠曾說過：這是相當於基督教所說的「回心之人」⑧。也許是尚在初期時候，對於菩提薩埵（應當作佛）與佛陀，尚未有嚴格的區別。

可是，對於頻婆娑羅王的提議，這是必須要注意的他向釋迦族的王子願自動提供軍隊和財力以作後援（象軍是當時最有力的武力）。這是何故？因當時的摩竭陀國和僑薩彌羅國，正是互相競爭的對手。所以，要打倒僑薩彌羅國的話，那一定要和屬國的釋迦族結成了同盟，而且要給與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援助，那就即可以從南和北兩方去夾擊。由於頻婆娑羅王的這種提議，當時確是應當而具常識的。

可是，瞿曇佛陀却是拒絕了這一提議，因為他已是出離了世俗的自由境界，而當為出家的修行者！是以，想要用任何方法的說服，都不能推翻改變他的決心。

註：① Sn. A pp. 383-4. 赤沼智善教授『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四八一頁。

② Sn. 417.

③ Sn. 416.

④ 在『大巴利爾婆那經』的記載是，阿輸迦達施耶都王，為了防備

偉亞時族，而在巴達利村 (pāṭaligāma) 建築城。又在耆那教的典籍 (Pari śiṣṭaparvan, ed by Jacobi, VI, 34; 175-180) 以及印度教的聖典 (Gārgi Samhitā; Kern: Bṛhat-Samhitā, 36. 以及 Vāyu-Purāna) 中的傳說是都市巴達宇多羅 (別名 Kusumapura) 是阿輸迦達施耶都王之子 udāyin 所建 udāyihadda 設的。在他治世的第四年 (H. Raye 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India, 6th ed p. 217)。

- ⑤ Puruttama. Therag. 622
- ⑥ Mahāvagga I.V. 405 f.
- ⑦ Pabbajjā - Sutta (譯為出家經)
- ⑧ Rhys Davids: Early Buddhism, p. 32, n.

## 2 捨棄世俗的王位

釋尊本是能夠成為理想的帝王，以及轉輪王的人物，但是他捨棄了那轉輪王的地位，而成為宗教之尊的見解，在古代經典『斯多尼波多』的其他詩句中，也曾表明出來過。就是「世羅波羅門」，有如次的向釋尊呼喚①：

「②仁者(世尊)！精力充沛的偉人呀！你的身體是完善美滿的，且放着光輝，又有良好的家世，看來就知道是很莊嚴的，有黃金般的顏色，牙齒也是極潔白整齊的。總之，好的世家出身之人，所具備的一切美好的素質，凡是偉人的一切條件，竟都集中在你的身上。

你的眼睛很明清，且臉貌也很漂亮，身體魁偉而端正光澤，在沙門③的人羣中，竟像太陽那樣的放着光輝。

你是使人一看就覺得是莊嚴的修行者，那皮膚像黃金，有這樣優越的容色，為什麼要去當作沙門？真是沒有必要的。

你應當去充作轉輪王，而作為車兵之主，征服四方，應該是要成為瞻部洲——印度的統治者。而王族和其他地方的國王們，都一定會對你宣誓效忠的。瞿曇呀！願以王中之王，更以人類之王，來統治天下吧！

對於這一些說話，釋尊的回答是：

「世羅呀！我雖是王呀！但我非世俗之王，是無上的法王。

即以法而轉輪的，是轉那不能反轉過來的輪」。能統一世界的理想帝王，被稱呼為「轉輪王」(轉輪聖王)是由波羅門教和耆那教等而傳到印度一般而流行着。是以佛教也繼承了那種觀念，並且說明：雖然釋尊是能夠成為轉輪王的人物，但是他斷了那個念頭，而成為宗教上的聖者。

註·① Sn. 548f.

- ② 曾在古代的印度，已經從佛教以前，弟子向師傅的呼喚「先生」之時說 bhagavan cf. e. g. Chānd, up. IV, 5, Ietc. MBh. XII, 242, v. 23. 漢譯本中把它譯為「世尊」。
- ③ Samaṇa 音譯為「沙門」。以前是「修道之人」的意思。

(未完待續)

\*\*\*\*\*

(上接第20頁 佛經英譯與術語淺釋)

最近美國佛教會在台灣聘請學者多人，正將中文佛經多種，譯成英文，工程浩大，耗資鉅萬。把在中國流傳的佛法經典，搬到美國或認識英文的國家去弘揚光大，這樣偉大的功德，實在應該讚頌。我真希望有一個團體，能夠把艱深難懂的中國古文經典，翻成現在流行的普通話，使大多數發心學佛的人，能夠自己「看得懂」，那種功德對於中國人或者比將中文或梵文譯成英文去度化洋人，更有意義。美國佛教會搜羅極富，翻譯的工作，恐非短時期所能完成。如果將古文(其實也是當年譯經時的白話)譯成白話，而只限幾種主要的經論，或者就是金剛經裏所說的「只要把四句偈給人解說，其功德勝於任何表面上的豐功偉業」。(請恕並非金剛經原文。)

其次，另有一種被學佛者忽視的工作，應該把一些常見的「術語」，用淺顯的文字解釋出來。雖然現在有佛學辭典一類參考書，不過其中術語也還有用術語解釋的。如此翻來覆去，依然不得其解。這就需要簡單而淺近的說明，來講解這些術語的本意了。這樣一來，即說法的法師或居士，不能擺脫用術語講經說法的原則，聽眾們也可以領悟多少了。

七、十二、